

## 九龙壁

“慕古”工作室负责人孙静，是一名“半路出家”的古陶瓷修复师。她人如其名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，气质沉静。这或许是因为她总是与瓷器打交道——在普通人眼里，确实是一桩有些枯燥的技术活。

修补残缺的器物，如同医治一位位病人；“疗程”最久的一位，当数孙静2023年接收的一块九龙壁，“修了整整6个月”。

那一年，宝山的一位藏家找上门来，说希望修复一块三彩九龙壁。这块足有2米长的大家伙原本一直挂在墙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轰然坠地，碎成了200多块，龙爪尽断，龙须更是不见踪影。孙静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但藏家已经把“残垣断壁”打包送上门来，她只能硬着头皮试试。

打开纸箱，孙静觉得“有些崩溃”。或许是九龙壁碎裂后，藏家直接用扫把簸箕一扫了之，大大小小的碎片里，还混杂着细小的瓷粉颗粒、灰尘、纸屑。她蹲在地上清理，先捡龙爪——光是龙爪的指节，就有70多个，它们长得极为相似，但必须各归其位；其次是龙须，虽然是红色，较好辨认，但最细的只有铅笔芯那样粗，还印有火焰纹。“就像拼没有说明的立体拼图，难度可想而知。”如今回忆起来，孙静仍为这工作量感到苦恼，“光是整理、清洗、预拼，我们就花了2个月。”

工作室里没有哪张桌子能摆下2米长的九龙壁。孙静花一周时间定制了一块木板，又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，喊上六七人一起抬，才将九龙壁搬上了“手术台”。

而真正的难题，此时才开始显现。“瓷板很薄，有许多隐形裂纹，一旦受力不均就会像线一样崩开。”一开始，孙静这边好不容易粘好，那边又开裂了，“简直举步维艰，发现怎么也修不完”。无奈之下，她又定制了一块拉丝不锈钢底板，裱了木框，升级加固了九龙壁的“病床”。

修复九龙壁的那些日子里，孙静需要每天俯身弯腰，忙碌两三个小时，“这是我体能承受的极限了”。上色更是考验耐心，青花的淡雅、火焰的艳丽，都要一一复原调制。有时候她眼睛看花了，漏了一笔，过几天检查时，便会懊恼不已：那意味着又要重新调色。

用树脂重新填补缺失的部分，或许比一一修补碎片更简单，但孙静心中的“修旧如初”，就是尽可能用到所有残片，不容马虎。

大半年后，赶在龙年新春前夕，九龙壁终于“重生”了：龙爪遒劲有力，龙须鲜红如燃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腾云而去。

## 珐琅彩

能揽下九龙壁这样的“瓷器活”，离不开磨砺十多年的“金刚钻”。

孙静与瓷器的缘分，始于2008年。当时，她刚毕业于会展策划专业，来到上海一家贵金属艺术品公司工作，接触到景泰蓝以及纪念章、纪念币的制作。一次偶然间，她见到老师傅修复景泰蓝，一下子产生了兴趣：“我也想试试看。”

在景泰蓝制作中，“点蓝”和“烧蓝”是反复交替的关键工序——每填一层颜色，就需要在窑炉中高温烧制，此时釉料会收缩凝结，表面会产生凹陷。因此，通常需要反复填烧3—4次才能完全填平格子、显色饱满。“师傅见我修得不错，也愿意教我。”就这样，孙静慢慢从销售岗转行到了生产组，真正开始学习技艺。

一段时间后，师傅给她布置了一个任务：修复一件乾隆款珐琅彩瓷瓶。这也是孙静人生中独立修补的第一件器物。

修复一件瓷器，通常要经历以下步骤：首先是检查，查看破损状态，出具修复方案。第二步是清洁、预拼，预防可能出现的错位、遗漏。随后就是造型方面，补缺、黏合、二次填补……最后一步是上色。怎么样算修好了？孙静说：“闭着眼睛摸，摸不出哪里坏了，这时才能上色，不然颜色是无法遮盖这些瑕疵的。”

那个瓷瓶，孙静修了3个月。她在瓷板上反复测试颜料，尽可能复原器物的颜色，虽然模仿得惟妙惟肖，师傅也夸她“对色彩敏锐”，但她却有些苦恼：补好的釉面太新了，和原器的窑火痕迹格格不入。师傅于是教她如何“弹拨做旧”，用细毛笔蘸取混合窑火的颜料，轻轻弹在新补的釉面上，让新瓷“长”出时光的痕迹。

乾隆款珐琅彩瓷瓶恢复如初的那一刻，孙静有了满满的成就感，也突然意识到，自己

# 我在嘉定西大街修瓷器



■ 原本仅存底部的宋代香炉在孙静手里重现完整样貌 杨洁 摄

本报记者 杨洁

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嘉定西大街在寒潮里正式“开街”。

人们哈着白气涌进弹街路，向古色古香的街坊两侧好奇张望。有一家小店很是特别，门口摆着几件破碎的瓷器，一旁很合时宜地写着——“瓷”旧迎新。

这是一家古陶瓷修复工作室。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棂洒落在博古架上，照亮一排排焕新重生的器皿：铜钉拼接的瓷瓶，大漆填补的茶盏，甚至还有仅存底部、绝大部分依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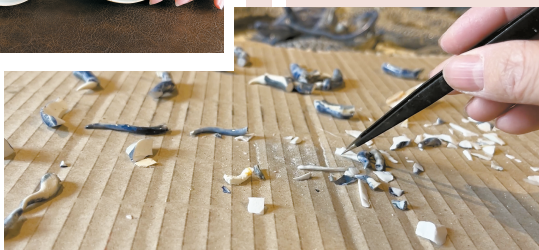
树脂重构的宋代香炉……

它们有岁月留下的伤痕，也遇到了妙手回春的“盗医”。铜钉如绣，金线缀霞，碎瓷重生——虔诚的手艺人与她的年轻学徒，俯身于残破的器皿间，完成的远不只是技术的复原。在物质的裂隙处，他们打捞起的还有即将沉没的情感与记忆。

而在无数个小小心翼翼捧来的“残缺”里，我们也看见了一种传统的韧性：惜物，爱人，念旧，生生不息。



▲ 分两次“淘”到的瓷片，拼出了一对同瓷窑、同时期出品的白胎隐青碗  
▼ 碎成了200多块的三彩九龙壁



■ 孙静在修复2米长的九龙壁

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

还有太多手艺要学。于是，她开始到全国各地拜师学艺——2008年起学习铜胎掐丝珐琅与瓷器修缮，2010年学习喷绘，2012年学习金缮、铜瓷……

机缘巧合下，孙静还结识了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蕴。“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打开了我古陶瓷修复的一扇新的大门。杨老师指导我修复技术，包括弹拨陶瓷肌理、喷绘技巧，也教会我什么是‘最小干预’，还有保护与修缮的理念等等。”孙静坦言，从那时起，她才开始真正研究瓷器，试图去“认知”它们，了解背后的故事。

为了练手，孙静成了古玩市场的常客。她时常抱着一堆碎瓷片回家，有时甚至不急于修复，开始欣赏古朴残缺的美。

有意思的是，孙静曾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，“淘”到了同一个瓷窑同一时期出品的一对白胎隐青碗。“2019年，我在苏州文庙逛地

摊，收来一些瓷片，拼出了一个残缺的碗。过了几年，我在景德镇遇到了很相像的瓷片，收来一看，果然是一对。”孙静饶有兴致把玩展示，“是北宋时期湖田窑出品的，你看，它们碗底的纹样也一模一样。多么有缘！”

## 汝窑洗

2013年，孙静在虹桥古玩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小店。“市场里有很多抢修的‘急单’。”那时，孙静就像“急诊大夫”，每天修补到深夜。2019年，孙静搬到了嘉定。“有朋友说，离开古玩城可能生意会减少，我也做好了准备。”但让她意外的是，开店不久居然客人不少，还有客户特意从外地驱车赶来。

来到嘉定后，孙静将小店取名为“慕古”，有仰慕传统文化的意思。如今，“慕古”古陶瓷修复工作室每年要修复上千件瓷器，客户有博物馆、拍卖行、收藏家，也有企业与老百姓。

孙静修过的价值最高的一件珍宝，是一件汝窑洗残件标本，由一位藏家从广州打“飞的”送来。“当时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价值不菲。”

汝窑被后人推为“五大名窑”之首。谈到汝窑，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“寥若晨星”。这并不仅仅因为汝窑作品存世稀少，也是形容汝窑釉中气泡的独特质感。

“汝窑类修复在业内公认比较困难，它有密集的小气泡，还有开片。”孙静说，修复汝窑时，她需要反复测试气泡密度，耗时1个月。“我想用钛白、树脂之类的材料去模拟，再经过50—60℃快速加热，看是否能达到类似的细碎程度。”最终，孙静做出了理想的效果——拍摄高清照片后放大看，对方也很满意。

修复这件汝窑洗残件标本时，藏家连维修协议都没签，就放心交给她。更多时候，有拍卖行将未拆封的藏品直接寄过来……孙静被信任的重量触动了。信任亦如瓷，它坚固又脆弱，需要修复师用心对待每一件器物。

“只要是修复师，在修缮这些器皿的时候，都会有感知，像是在与历史对话。”孙静习惯在夜深人静时工作，在此时此刻，她仿佛能看到几百年前的窑温火候，看到器皿冷却后带着雾状的窑膜流传人间，也会看到它经历的种种历史环境——可能粘着窑内的细小沙砾，那是窑火馈赠的原始印记；可能釉面带有附着与侵蚀，这是海捞瓷的独有特征；可能瓷器底胎会有温润的火石红，这不是刻意烧制而来，而是胎体经空气氧化后，在岁月里晕染开的印记……

这份传统技艺，能够传承下去吗？现在我们还不敢断言。但是，今天“慕古”工作室里已经有不少年轻人：林渝2003年出生，张阳子2001年出生。他们向孙静学习了手艺后，便留了下来。

钻头轻磨，填充大漆，敲打铜片……“笃笃笃”，工作室里满是工具轻触瓷片的细微声响。

## 储蓄罐

2025年末，历经保护性开发建设，被誉为“嘉定之根”的嘉定西大街重新向市民开放。孙静被此处的千年文脉与烟火气深深吸引，在招商团队找上门来的那一刻，她就下定决心，要把工作室搬到老街上。新店的装修没有花太多功夫，但搬家却费了不少劲，工作室的师傅和学徒一起，把旧木柜和一众老物件，整整齐齐抬上了楼。

新店开张没两天，一天清晨，一位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工作室门口，等着小店开门。见到孙静后，老人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布包，里头是一件晚清豆青釉八卦纹珠式瓶，方方正正、古朴典雅，唯独瓶口处缺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：是老伤了。

“这个瓶子是家里老人传下来的。它在我们家那么多年了，没有出过家门。”老人说，从新闻里得知“慕古”后，他特意起了大早，换乘地铁与公交，专程从奉贤赶来。“把它修好了，子孙才会当个宝贝留着。要把它再好好传下去呀……”

古陶瓷修复，听起来很“高大上”，但孙静并不希望这门技艺只和文物、珍宝打交道，更希望能走进生活，为更多市民服务。“头发长了，人们要找理发师；车子坏了，人们要去汽修店……所以，陶瓷修复，也应该是一种生活服务。”

很多时候，修复费用已超过器物价值本身。曾有一个年轻女子，抱着裂开的储蓄罐从普陀区赶来。她说：“这是妈妈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”学徒在网上搜索发现，一模一样的储蓄罐售价只有几十元；而女子要求的无痕修复，标价却翻了十多倍。孙静爽快地打了折：“不想打破她的愿望。”

有一个男子，送来一个碎成两瓣的碗。师傅看了一眼说：“我家有一模一样的碗，只要十几块一只。”铜钉修补却要300元。孙静说明了情况后，男子仍说，“我愿意花钱修”。

填补瓷器上的伤口，在此时此刻更像是—种感情上的成全——成全许多人心底的一份念想，即使他们不愿宣之于口。

孙静还记得，刚搬来西大街时，工作间还在布置，有一位陌生的大爷走了进来，驻足良久。得知这里从事瓷器修复后，老人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太好了！看到你们在这里做这么有意义的事，我们很高兴。”

孙静问：“您是附近的居民吗？”老人说：“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间屋子里。欢迎你们来！”

那一刻，孙静突然有了一种新的使命感。